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六尚書

唐六尚書有虞九官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為一禮樂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卿雖寡而副之者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

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則不可復合為周之六典猶之周有六典亦不復別為虞之九官也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繁乎且一尚書之外為侍郎者二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有侍郎有郎中有員外郎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廷尉刑部之屬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

也光禄勲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衛尉也掌軍器儀仗帳幙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也而其餘四監以禮兵二部隷之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古準今雖曰條目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重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也詳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少卿視侍郎是一職而二任之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於虛授而多曠是

其繁也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皐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管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祕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俸祿枉請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宰相吏部皆得引其權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終

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勞奠食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所謂臺閣者乃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

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又有不可虛拘者耶晉宋而下其任均矣宋徐羨之謂蔡廓曰黄散而下悉以相委廓猶辭不受則吏部猶重也然自宰相總其大吏部嘗任其小以至於唐有勅授有旨授勅授者五品以上宰相奏議而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從之不可否也開元初起居補遺及御史等官皆以勅授列於選曹四年乃勅員外郎御史等官皆以勅授不復在吏部矣然則吏部之

權日以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而亦不可以取必定之制是以丞相吏部皆得引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禄司士職也黄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諫員臺屬不由勑授開元以前吏部職也以今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若夫玄宗以蘇頲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吴兢切諫以為不可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齊抗不復遣官覆吏部歲考曰尚書

侍郎皆大臣選今吏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柳渾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非賢者用心也此皆明選法本原而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宋六部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言而六部之職則有併省之不齊焉且審官院則吏部職也審刑院則刑部職也有判禮院有判禮部貢院則禮部職也而三司一職本舊戶部其職為特詳兵部工部不設主判其職為甚畧何也葢宋以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三者鼎

立彼此相繼樞密之權重則兵部之職省矣三司之權重則合戸部工部而歸之矣不惟是也三監既歸三司九寺之鴻臚光禄司農太府又歸之三司而衛尉一職分隸三衙而統之樞密焉此其建置分合之數也然官名未正體統不立故咸平中楊億以為言至和中吳育又以為言衆論異同莫之能革迨至元豐始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郎中員外判其曹三曹令史承其事四部之事簡故侍郎之員一郎中

之員二吏部戸部之事詳故侍郎之官各倍之焉而刑部之事稍詳故郎官亦倍其數焉都司以糾之六朝以察之彼此相制秩然不紊矣然員職叢委事權散亂元祐初省併冗員膳部入於主部虞部入於屯田而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其弊猶未盡去也故寺監當省之説陳於劉安世三監乞隷戸部之説陳於蘇子由言者紛紛未之能已也建置分合今日有成制矣若夫循祖宗之格法選六曹之長貳要必如高宗而後可

元豐革六部弊有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辨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閒了如置轉運使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置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閒了事却歸審官院及流內銓戶部閒了事却歸三司禮部閒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閒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閒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東萊文集

尚書六部總論宋初吏部總於審官院刑部總於審刑院禮部總於太常禮儀院兵部總於樞密院至於戶部工部則三司使總之元豐改制廢審官審刑而復於吏部刑部職不為冗矣然既復禮部而太常如故既復兵部而樞密院如故豈得謂無冗職乎是四曹之利害不過有冗省之異耳其大弊則在戶部工部何也昔者二部總於三司而今也三司散於諸部寺監詳見比部末利權不可分說事權不一體統分裂版籍與財賦不盡貫通而刑罰

之與賦斂則相為表裏也非惟職冗而已也民之受害可勝紀耶然則吏部刑部尤有可言者吏部量才之地也分為四選尚書左右選十有五案侍郎左右選亦十五人是雖未足以核天下之才而亦不至於無法守也刑部人命所係也諸州有典獄諸路有提刑在京有大理刑部覆奏而大臣審官雖時有失出而亦不至於失入也

吏部吏部曰天官與周冢宰所掌不同故不復論辨姑以近世之制言之地官户部亦然惟禮兵刑工差與古近

考宋朝舊制武臣陞朝以上樞密院主之至熈寧

則併於審官西院唐制武選兵部主之至元豐則併於吏部於是審官東西院流内三班左右選合為四選分為三十案皆吏部尚書侍郎主之建炎詔六曹惟吏部備官者各有實職非具文也愚謂審官變法雖出於王安石私意置西院所以奪樞密之權沮文潞公之進也而吏部改制則本於神祖之獨斷神宗欲合兩選為一蘇頌贊成之乃併於吏部此其所以為得也

夫先漢選舉之法未備而天下無遺才者權出於君相也魏晉選舉之法漸密而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者權歸

於有司也權出於君相則取人於法之外歸於有司則局人於法之内高祖驟封孺子文帝超於少年武帝擢賢良為丞相光武用縣令為三公是豈選舉之常式哉魏晉而降掌選部者得其人則黜陟有敘非其人則升沉混淆夫既權歸於有司則亦在乎擇其人而任之耳雖然掌選無私其權雖出於有司而入仕無濫其權未嘗一日不在君相也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不可得矣嘗觀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止二百人而天聖間

則十倍其數宋初三班員不過三百至元豐則一萬二千見李淑疏自元豐改制資叙正行於吏部而朝廷差除出於宰相之化筆由王安石驟用新進少年務以集事故也上之人不清其源下之人安得而守法哉　又東漢中興光武雖擢縣令為三公至以四科取士皆令有孝弟公廉之行其公卿辟名刺史二千石察舉授試以職有非其人有司奏罷名并正舉者其後左雄察舉孝廉謬舉者黜免胡廣等十人公選者得拜郎是則東都選舉未

嘗無法也宋太宗朝御史王齊論銓選之弊以為殿者雖加厚罰而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寬恩則靡限其功過是銓選徒有名而無實也斯弊也今尤甚焉既不能清源復不能守法其勢未知所止也

戶部三司附又見三司說　戶部曰地官也司徒掌教其屬有師氏保氏司馬證全不同亦不復論辨

虞舜命九官獨不聞以財賦為念者於以見自為之意輕也雖然不取諸民無以為國禹宅百揆熈帝載亮采惠疇則事無不統矣禹貢所謂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

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禹之責也亦猶周之國用皆制於冢宰下之人不得而叅之上之人不得而私之也是故周以冢宰總太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歳職幣之財用者皆九貢九賦九功之入也以上係常賦其他征斂冢宰不與有司書以掌其數有司會以聽其會計以見九府均通其權皆歸於冢宰也宋朝三司使之名雖因仍五季而總統利權暗有合於虞周之意鹽鐵之財賦雖與古不同而戶部之版籍度支之用度一曰轉運主督運常賦歸之戶部

猶虞周九貢九賦九功之常也磨勘司衙司胄案修造案河渠案即司會職歲作虞共工之故也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其數皆籍於三司惟三司得知之而人主不得以私之也章聖屢欲知之而宰臣李沆終不以進慮開人主之侈心也王安石乃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簿其後户部度支鹽鐵雖歸之本曹而磨勘司歸之比部（屬刑部）衙司歸之都官（屬刑部）胄案歸之庫部（屬兵部）修造案歸之工部將作軍器監其出納貿易則歸之太府寺

河渠案則歸之都水監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又其後也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貂璫承受索辦不復關白所司既無計相以司其出入又無宰相以制其大綱祖宗美意至是銷削無餘而靖康之變作矣嗚呼戶部司版籍財賦而刑部之都官比部乃得與焉是刑罰與賦斂相為表裏也自漢而下至於宋朝熈豐惟財賦之任屢更者類皆聚斂之臣投人主之慾於是借刑罰以行其私此又變亂之原

司馬温公蘇子由皆言利權宜歸一欲令户部尚書兼領左右曹而舊三司財用事有在五曹寺監者亦歸户部詔尚書省立法左右曹錢穀尚書兼總數目知其數此元祐元年詔也至於紹聖則不然矣　又天下户數自非兵荒而其離合也有故未容以多寡為盛衰之候也昔者合以避賦役故户數寡今也析以避田數故户數多也唐初天下户八百餘萬而口四千餘萬率一户而五口也今姑以一州一邑言之率户一萬則口二萬户二萬則口四萬是昔者一家五口而今也一家二口也較以一家八口之數唐猶不古而况於今乎

賦役不均故其弊至此不究其源而猥譽今日戶數之盛過於全盛之時或者其未然也

唐戶部大畧唐戶部之職葢三變焉杜佑謂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方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才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資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矣葢自肅宗朝宰相呂諲使度支其後遂為故事賢相如裴度

李德裕皆常以身任之惟裴度知度支非宰相所宜因請罷去韋弘質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德裕怒其輕已且貶之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然周官以冢宰制國用所謂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分屬官治其繁而冢宰聽其要爾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而度支郎掌歳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然則財用之計本闗丞相使户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令也係公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又其後遂省

之有分置故吳武陵之鹽鐵度支一戶部郎爾今分其務員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接於五代後唐遂以鹽鐵戶部為三司使然則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丞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為三司而所謂三司使乃其三變耳是亦非古宋朝熙豐間始罷此職而論者惜之是但知宋朝典故而未嘗攷所自來也

宋戶部財宜歸一祖宗時外置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之總天下之財自常平倉隷司農外其餘

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分畫移用取彼濟此指揮百司及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自神宗改官制以來内置尚書六曹二十四司九寺四監應支用錢物五曹與寺監皆得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辦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外分二司轉運司獨主民常賦及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轉運之財左曹隷焉常平之財右曹官焉而左曹又不隷於尚

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始無專主之者至哲宗時司馬光始乞歸戶部使權出於一然國家支費之尤大者莫如三司昔時三司有三案掌之一曰河渠二曰胄曹三曰修造皆屬之三司故事歸乎一自神宗分河渠案為都水監分胄曹案為軍器監分修造案為將作監三監既隸工部故事歸於三司司馬光雖乞收攬諸司私權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蘇轍謂光當時所以未得其要乞明詔三監並隸戶部

禮部古者六官以治教禮樂為本而政刑事工其助也漢以來禮教禮樂未免虛文政刑事工乃為先務是故禮樂刑政相為表裏則足以導其善心而制其不善之念後世惟知刑罰與賦斂通至問以禮樂教化則曰鐘鼓之音籩豆之事各有司存而已此唐虞之世夷夔契之所分典不厭其詳而今日既有太常復有禮部人即以為冗且贅也元豐正名禮書猶缺建炎中興復併光禄鴻臚而歸禮部以其職掌虛閒雖多無所事也然則

禮部亦幸有學校貢舉之事而已不然太常自足以治三禮何以禮部為哉

貢舉太宗至道中御史王齊陳十事以為貢舉不嚴孤貧難進莫若令在朝三品及見任文武陞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即今所謂監舉也又欲令未陞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即今所謂鄉貢也然後升於禮部亦兩分之則權勢異途孤貧自進齊之說誠然矣特不知今之薦於監者率十取二三而薦於鄉者率

數百人而取一其所以優權勢而抑孤貧者猶故也然宋初禮闈所取不過十一人未幾而數十人又未幾而數百人至於熙豐貢以萬計而所取又倍於前者其故何歟宋初有制舉有薦舉有遺逸舉以分其所入之餘也熙豐大臣盡屏諸科而限以科舉一路猶西蜀之水會乎巫峽無怪其奔衝闘激疾馳急趨而無復淵沄迴委之態也使齊生乎今其論貢舉之弊又當如之何而可行哉嘉祐元年詔每歲秋試自縣令告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長復審察焉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

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文謬坐元考官于時富弼韓琦任政府也是後王安石呂惠卿專政一切變更故其所言則欲庶幾三代教育選舉之法而所取者葉祖洽陸佃輩也

兵部唐制兵部掌武選至元豐則併於吏部宋初兵部悉歸樞密院至元豐始分掌武舉地圖車甲之政令然則武選在吏部兵權在密院而兵部之所職掌亦甚微矣宜乎中興之始以衛尉歸兵部以兵部郎兼職方又以駕部兼庫部而太僕寺亦隸焉然則今之密院乃古者夏官司馬之職兵部特贅員耳名為夏官其實安在

刑部刑部之與大理自漢以來未嘗偏廢當今諸州有司録有法曹有理掾諸道有提點刑獄在京有大理寺刑部覆奏大臣審讞猶不識古人詳刑之意者人命所係甚重也然刑部之有比部者唐制也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會稽逋勸每三月一比也周官司會以屬冡宰宋初比部悉歸三司是以元豐改制復以比部歸刑部又以地官之司門隸焉豈古人省刑罰薄賦斂之意歟荆公理財動法

周典至是不法周典而法唐制又何歟

工部工部周之冬官也六官惟司空之屬不具故後世足之以考工記或曰足之者非也六官其屬六十而地官六十有三所謂角人羽人丱人之類皆工也秋官六十有二所謂司烜柞氏皆工也夏官之屬幾七十所謂掌固掌疆司險量人司爟挈壺射人司弓矢司甲司戈盾槀人司兵之類皆工也百工之士散處於六官之屬云爾是或一説也今工部之屬有虞部即地官之山虞

澤虞其屯田即稻人水部即川衡也其然豈其然乎然宋朝工部之職悉總於三司修造案初無不集之事豈亦周官之意乎官制行農田水利等事紛然四起無益於國祇以病民而已元祐詔兼領司封司勲倉部駕部水部各減一員復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水兼司門屯田兼虞部亦以閑劇不同故也

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哲宗即位之初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

理也今太僕鴻臚光禄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部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謂又倍乎昔昔杜佑建議於唐此謂一皐陶二垂二伯夷二伯益云云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者宜併省之

罷三司使審官院審刑院三舍法事始歸於四部吏部所掌者注銓之法也而銓選之法不容無弊弊在官聯太冗而奸隷得以壅蔽稽留戶部所掌者財賦之法也

而財賦之法不容無弊弊在持守太各而德澤因以不逮於民禮部掌貢舉而貢舉之弊失於士風刻薄濫進偶得者容乎其間而不知詆訶刑部掌奏讞而奏讞之弊失於案牘稠重舞文巧詆者容乎其間而不加辨别自五代置三司而移戶部財賦之權自淳化雍熙置審官院而侵吏部銓選之權自審刑院建而讞復之議屬於中書不屬於刑曹自三舍法行而升貢之序歸於學校不歸於宗伯後聖立法舉而更張之復六官之舊而

各散其司天下咸曰名正而辭順

唐吏兵尚書資任尤美　李賢良對

唐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杜佑謂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蓋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此權任之所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兵吏之美也方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資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制度

編

唐禮部乃古司徒吏部乃古司馬考功郎乃古司士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勞奠食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

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

兵部爲閒曹工部爲散秩且兵部之設如古司馬本以主天下甲兵出入之政工部之設如古共工本以主天下百工營築之事今也握兵之將出於三衙管軍用兵之畧制於樞密而兵部特掌其籍而已數之盈虛彼莫得而周知籍之冒僞彼莫得而致詰也則兵部於此爲閒曹土工之興出於宮苑伎巧制作之工專主於内侍省而工部特掌其籍而已器械之精粗彼莫得而問貫

用之多寡彼莫得而預也則工部為散秩李賢良皇文集
兵部工部官職冗贅兵部舊章軍旅武選令軍旅歸樞
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官所領不過
廂軍鋪兵之名籍其屬有職方者掌諸州逐年所上地
圖有駕部者每年一至車輅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郎
官員缺一司仍在省官之俸不能當吏禄之奇數文移
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部所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
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小者歸修内司百工有文思

院軍器所而將作軍器監實按臨之亦不過歲時按行故事士之才者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以濫吹竽於其間 薛季宣文

宋璟為吏部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武選亦治呂吉甫曰秤必有星尺必有刻勿為無星之秤勿為無刻之尺葢法者天下之至公本無私也所以不為天下之信者惟用者之私爾唐之銓衡李嶠崔湜之徒掌之則傾附勢要以至於選法大壞者是所謂無星之秤無刻之尺

也宋璟掌吏部而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而武選亦治者所謂秤之有星而尺之有刻也林少頴唐論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四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翰苑

翰苑總論 四朝志曰自國初至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不改愚謂代言之職自漢以來皆有之官名雖不必更而其實有所當更

者不知其幾千百年於此矣漢武帝作文章必使相如輩視草故漢之詔令多有古風魏晉以來文氣不振迄於有唐掌詔誥者猶駢儷然韓柳雖率天下而以古文至於王言則猶古也陸宣公為内相奉天之詔奏議之文猶有王楊餘習其他不足論矣宋朝元豐改制獨不更翰學之名是矣至於内外制猶作四六豈非當更而不更者歟豈非典謨訓誥之體終不可復歟夫王言布於天下猶父之詔子也不存誥詔唯諾之意而工雕鐫

篆刻之文果何謂哉宋初官制質勝文故不務名元豐改制文勝質故多失實修國史者反曰國初事多失實元豐多所釐正是亦徒徇其名而已

商周秦漢代言之官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名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

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文粹鄭亞作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兩漢代言之官漢家制誥最為後世稱述而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類皆司馬相如枚臯嚴助之徒為之也班固西京賦以為金馬承明著作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之詞

而已嚴助枚承明之廬而補外郡詔令侍中復使為之東方朔王褒張子僑皆以待詔金馬而為歌頌至於奏謚策誄則又屬之大鴻臚益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專立文書起草孝廉之士試以牋奏而補之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與今翰苑無異王通獨於漢帝制屢加歎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真得王言之體哉呂東萊

漢中大夫侍中黄門侍郎尚書令六曹侍郎唐舍人學

士皆文章之選嘗以漢制參之漢固有金馬玉堂承明號著作矣然中大夫侍從在承明石渠天子乃使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侍中則輙使為文侍詔黄門則在玉堂之廬黄門侍郎日暮入侍青瑣門又尚書令典刑作文書六曹侍郎作文書起草皆文臣之美選按中大夫則屬郎中令侍中黄門尚書令則乃屬奉車駙馬都尉又尚書六曹侍郎復屬少府夫議論制作文臣皆天子近侍最為榮貴乃隸典兵衛之屬而與宦

者武夫同曹共列豈所謂尊寵者耶唐制學士直宿於內殿漢郎中令有大夫侍郎等亦更直宿於內出陳彥羣兩漢博議

唐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猶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

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旣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内相又以爲天子私人自諸曹尚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歳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内宴則居丞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

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唐百官志

內外制之名自今翰苑學士為內制中書令知制誥為外制總謂之兩制而鸞坡崇於鳳掖青瑣盛於紫垣錢公惟演述金坡遺事起建隆庚申訖天聖丙寅至六十七載得四十七人序其首曰人間之官無貴於學士雖貴極三旌有所不逌嘗讀蘇易簡翰林雜記見其職務之清晏曹局之嚴密寵遇之殊絕恩數之優渥葢自太

祖敞金馬之禁廬太宗洒玉堂之宸翰列聖相繼重於此

唐天策府學士北門學士天策府學士與北門學士後世榮之謂李唐文章之選無以復加以某觀之是二者出於非正之舉耳何則太宗為秦王之時而置十八學士使之更日直宿以議論政事者將以為奪嫡之舉也武后當高宗之朝而置北門學士使之參決表疏以分丞相之權者將以為篡國之舉也然則預此選於一時者

豈可盡以為榮哉 林少穎通鑑唐史論

唐不當有私人之曰內相之稱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親而地近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彼武氏者內寵無厭又聚華藻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至以宮婢主文柄上官氏是何足法者不必遠奮兩漢上法三

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所損益可知矣

胡氏管見

唐翰苑之官翰林之設其任重矣雍容金鑾優游鳳閣密勿議論取重當時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太宗之時名儒學士名以草制名號未立乾封以後則有北門學士之稱載之信史蓋已班班可考矣玄宗之興首重是選始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制文章又以為末也則有翰林供奉之名自是又易供奉以為學士專掌內命亦何榮哉其後選用益親而以內相目之然則

翰林之職自玄宗始為之而古無有也雖足以詫一時之盛奈何玄宗任用不篤沉溺宴安終使禍亂並興不可救藥雖設是職更何補於治道哉厥後憲宗又置學士承旨德宗擢陸贄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亦以李德裕而為之凡號令典册皆更其手亦由明皇始重此職故後裔得舊貫以仍之也東萊唐博議

唐置翰林反與糅老伎術之徒雜處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勑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

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係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技以事上下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章之士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范祖禹

唐與宋學士舍人之職有所區別舍人學士之選自唐以來最為儒者之盛事唐人謂之西掖北門之榮於今舍人為文章之盛選學士為天子之私人嘗竊疑之今舍人與給事中預聞兩省事押僉書黃封還詞頭皆以駮

正為職然舍人獨草勅何也夫草勅既有舍人而降誥付中書施行又頒學士則是詔命可得而私也其可乎

熙寧初學士王禹偁不肯草制以為失職乃命知制誥蘇子章勅代絲綸皆王命也而區別如此必有謂焉

陳彥肇兩漢博議

漢唐宋代言之官成周建官之法内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策命之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大抵理會黜陟

等事未嘗理會文章至漢時凡有制詔則以掌書掌之武帝與淮南王爭能每與報書及賜常名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章改尚書令為中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人置一項人為待詔翰林院百工伎藝皆居焉其後天子尊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近人主權亞丞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學士則作制誥　宋翰林學士知内知制誥知外同上

唐宋翰苑之官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

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羣官司隷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詔之禮惟學士宣召葢學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别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沈存中筆談

宋朝翰林玉堂森嚴金鑾密邇此非清華之選乎鄴贊之乏之時望可以掌制誥而不可以入翰林夫均之為兩制也而内制重於外制以此知其選也嘗即宋朝記録

考之自建隆至熈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自建炎至淳熈在翰苑者七十六而入端揆者凡八祖宗之法兩府闕人取之兩制其選何如哉然祖宗選人不專文藝和朦䏶子之眊無與於文也而不之用王著使酒難近無與於文也而不之用用畢士安而不用張洎洎非文不足也行不足也用竇儀而不用杜韡韡非文不足也而行不足也葢學士之職備顧問司典誥清切貴重非他官比故累朝遇之頗異焉寵以四

字之佳名榮以七事之殊禮錫以七言之聖製或賜鵰錦袍或賜金蓮炬或索冠帶而後見或以御朝服為餽當時之膺是選者非文行兼著之趙安仁則文學兼有之司馬光非詞筆俱優長之彭大年則文章典雅之張方平文人才士彬彬疊出何其盛也又有盛於此者册后之舉富貴可立俟也楊億不奉詔丁謂之留權要所當奉也而劉筠不奉詔嗟夫外制之封還國朝之盛事而今也内制亦然君子因是為之三詠三歎

宋太宗嘗幸玉堂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槅上有火燃處宋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槅引燭入照之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沈存中筆談

給舍

漢王嘉封還董賢除官詔書漢世董賢之益封其不可

明矣而王嘉封還詔書適忤其君之盛怒卒不得其死然班孟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嗟夫道固不可廢而危殆夫何卹嘉以區區一簣障江河固無補於事之萬一而後世以嘉為法名器得以不濫非嘉之力歟

東萊

漢魏置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唐異漢置給事中特居中以備顧問而唐使之掌封還之任魏置中書舍人特掌呈奏案章而唐使之制敕既行有悞得以改正

陳傅良

同前給事中在漢為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敕之不便並掌其事者凡四人中書舍人在魏掌呈奏案章至唐屬之中書省使之參議表章起草進畫並庇其職者凡六人陳秘書試館職策

唐人封駁之職唐自袁高爭盧杞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許孟容一日論駁而四方想聞其風采則封還繳駁之任不可無其人陳中書傅良

唐自來俊臣之事給事中僅出己意以正救其失而旋

即貶逐其後舍人草制第為美詞則職雖存而不復行其職矣任寺簿
鄭注之相李甘顯倡欲壞其麻而史臣以排寵救危稱其賢同上
李藩之塗勑而吏至駭愕以求改則唐人立法使之塗竄詔勑特虛文矣同上
給事中非專判機務翰林非專備顧問中書舍人非專掌外制給事中之為職豈獨判機務掌文書也必曰詔

令有不便許其糾駁古之人有為之者批御制敕而不以為疑幸而瑣闥有斯人也能容之乎翰林内相之為職豈獨備顧問起草起畫也詔令有不善聽其改作古之人有為之者深辭罪已以感動四方幸而北扉有斯人也能用之乎中書舍人之為職豈獨頒宣外制潤色王言也詞令有不合聽其繳納古之人有為之者詔旨數下而迄不肯出一辭幸而西掖有斯人也能進之乎

宋給舍孫公升有言法度命令差失過當給舍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追救於已行梁公燾之詰張問亦曰朝廷命令失當初則舍人繳納中則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諫官御史乃論之嗚呼至哉斯言夫給舍主封駁臺諫主論列二者其職均也而有先後焉蓋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難此給舍之職所以為尤重也宋朝淳化中命魏庠樂成務知給事制勅有未便者許之封駁未幾以其職隸之通進銀臺二

司故詔按張永德張泳封還之勑出唐介何剡封還之然此皆給事之職也給事之封駁在唐世已然矣而未聞有中舍之封駁者雖曰袁高不草盧杞制然高亦給事也白居易封還四刺史詞頭居易固中舍也然史所不録也雖有之亦間見也葢自康定間遂國夫人之命富公弼當制封還詞頭舍人之封還昉乎此矣至其後也胡宿援弼之事而駁楊懐敏歐陽修援制之例而駁張可之葢自是而後其職與給事均矣竊嘗考之葉祖

洽以舍人主讀為廢職事曾肇以舍人主讀為隳官制
夫封駁審讀均之為給事職也舍人封駁不曰侵官舍
人審讀則曰越職何也有心於規正無心於將順此古
人之深意也故呂誨黜命直送其家韓維有言安燾除
命直下吏部劉摯有言呂公著之除侍郎當也告命不
經書讀吏之誤也而范純仁亦言之范純仁之除兩府
當也告命不經書讀吏為燾故也而蘇轍亦言之先正
之意可知矣范祖禹之堅於執奏韓忠彥之不肯稟議

熙寧三舍人之所守如一吁何其盛哉粤自崇寧奸臣自作威福恐人之議己以御筆付有司且重之以大不恭之罰自是結舌者過半矣聖明中興率循舊章批降御筆必經給舍下無隱情上無舛令隆興之責以繳駁乾道之許以批勑其謹重詔令開廣言路雖自聖意亦家法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四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漢館閣

漢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蘭臺麒麟天禄之屬皆在内禁

杜佑云漢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貯之於

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禄

二閣藏之於内禁及考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録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則延閣廣内皆為禁中之藏明矣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祕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天下輯羣書總之而為七閣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是以漢之祕書多在於天禄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劉向光禄大夫劉歆侍中揚雄以大夫校書天禄閣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五經之列而以博士處之

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蘭臺掌圖籍祕書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有石室藏祕書圖讖之屬司馬遷為太史令紬石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按光武本紀及諸傳記通典又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當時文學之士使校讎於其下故漢之校書講筵修史三者皆處於內禁其大畧可睹矣東萊

漢魏晉唐館閣之職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祕書魏晉之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

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宫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唐國初思漢廷延閣之舊制江左貴遊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用者具在兹權德輿祕書郎壁記

唐館閣

唐中宗以術士為祕書監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葢聖人命官必得其人以居之然後為重茍非其人而授之何足道哉太宗之世以祕監而命魏徵虞世南顔師古則祕書之官安得而不重中宗以術士鄭普思為之則其官安得而不輕 林少穎唐史論

宋館閣

宋朝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此言館閣之貴也故兩府闕人取之館閣館閣其育材之地歟真宗朝出於館臺者必為卿相其不至卿相而為名臣者不

可悉數其職任不輕也嘗攷祖宗之制三館創於興國祕閣創於端拱儲積富矣崇文之籍祕閣之書寵榮多矣有直館有直院有祕閣有校理校勘員職備矣官制之行併其職於祕書省元祐復之紹聖罷之宣和又復之中興以來隨罷隨復此其建置之制也而取人之路凡三焉進士高科一也大臣論薦二也歲月酧勞三也舊制進士三人以上及制科及第者一任即試進士第四五者二任治平以來進士第一人制科第三等加之

兩任餘不與試至於熈寧則不復試矣舊制兩府初除各舉三兩人即與名試治平以來大臣所舉籍之於簿候其有闕方與㸃試至於熈寧則不復試矣此猶未足慮也館閣華選本育英才而使膏粱子弟育焉此固可慮也而猶未足深慮也得一魯宗道則不肯以處子弟矣得一吕公著則雖名試且不屑就矣所可深慮者其惟貼職乎祖宗朝搢紳宿望治效顯著欲示優恩故令貼職元豐罷直院直館而有直閣所以存者為貼職也

元祐初館職雖復貼職尤繁故浸輕其選迨至政和弊濫之甚

宋三館祕閣四處藏書前世藏書分隷數處葢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百人以黄紙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筆談

宋有龍圖閣祕書監崇文院國子監况今歴代墳籍畧

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摹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文粹序

宋置昭文集賢史館祕閣之異名祕閣之設其來久矣晉宋已還皆有其號惟宋朝所以建閣之制實因於漢唐漢有天禄石渠蘭臺金馬與夫承明著作之庭又有東觀亦列禁中命名雖殊而所以崇文之意一也宋因之故有昭文集賢史祕閣之號蓋取諸此有唐太宗始命十八學士更直閣下夜分論藝有補於治宋因之故

有校理著作祕書正字之異職葢取諸此且五代之後三館雖存而湫隘喧覔僅蔽風雨惟宋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鋭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車駕臨觀喟然歎曰若此之弊烏足以待天下賢俊遂命有司度地昇龍門左督工經營棟宇之制煥然一新三年畢工乃錫名曰崇文又發明詔求遺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凡先聖墨迹與夫古史圖畫不數載閒充祕書府端拱元年又即其中堂建祕閣飛白二字以光其名車駕臨幸

喜形於天顔至徽宗即位之二年乃詔將作監更加修營輿工於建中靖國之冬昭文集賢史館之異相爲環列所謂祕閣者實總其中而昭文書庫列於東廊集賢書庫列於南端史館書庫列於西序乃以崇寧元年告成

王巖叟重修祕閣記

宋館閣職任之濫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

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細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近年以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秦淮海文集

同前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同上

宋館職不輕於授人人亦不敢輕進宋自孟蜀既平圖

籍之入於内府者不可勝計校讐之選皆世之聞人廬陵歐陽公嘗曰館閣儲材之地也請益重其選公非易夫人也慮其濫而授則人將濫而進金陵王公嘗名試館職矣力辭而不就公非矯夫俗也慮其例而得則人必例而求東萊

宋館閣多為貼職三館招文集賢史館也有學士有修撰諸閣龍圖天章寶文之類有學士有直學士待制皆有職掌官制行始為貼職其職隸祕書考宋舊制惟觀文資政端明殿學士無官守職掌並以寵大臣之去位者其他三

館諸閣雖曰職名實有職守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官制行薦試之法不立校讐之職無與劉公摯有不察流品之戒王公巖叟有車載斗量之誚蔡京復增其目而置修撰之虛名凡六等於是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職名寡少不足以延多士增置貼職凡九資今後依此遷授自此而濫矣蔡攸方以此夸京之長見於國史外補證父攘羊又從而文之是可悲矣職名祖宗以來重之以集賢殿修撰後改右文與直龍圖閣直祕閣分為三等政和中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變通内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

嘗朝覲天子忽為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修撰與舊為三等曰集賢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祕閣修撰直閣與舊為六等曰直龍圖天章閣寶文閣顯謨徽猷祕閣朝廷除授自此密矣舊貼職無雜壓至是增置雜壓於是詔謂云云此蔡國史外補新義

祕書總論 本條監省以與館閣互有沿革故特附於此

宋太平興國中始建三館及端拱初復置祕書閣擇三館書籍藏之皆在崇文院然祕書官本為寄祿至元豐則有實職三館本有職掌至元豐則為貼職由改制之始以崇文院為祕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祕書故也以彼易此朝

三暮四猶未害也至於館職之與祕書皆為虛名則甚害也夫祕書之設即周之大史小史外史漢之天禄東觀唐之蘭臺麟閣也自劉向揚雄馬融以來世有校讐撰述今其書具存不徒辨九流七畧守中經四部而已也元豐既以祕書代館職則自監少丞郎至於正字其屬有五迨今居是職者復無異於寄禄豈今之學與古異耶職畧云元豐以著作郎林希為大著著作佐郎豐稷為小著皆一時選豈盡取一時有用之文士而置之

無用之地耶

紹興重建祕書省紹興之間十三年十一月建十四年二月成重建祕書省右文殿居中列四庫於殿前祕閣居後石渠次之道山堂又次之著作廷居後宸翰殿閣二牌是歲七月丙子車駕臨幸焉詞目要錄

史館

史館總論宋史館又謂之國史院有判館事有修撰官此常職也宰相監修朝官修撰京官檢討此常制也仁

宗天聖中修真宗史宰相提舉執政修史參樞殿學閣學同修三館祕閣校理編修重其事也元豐紹聖國史悉隸祕書而修史則以別曹翰學為之同修則以侍郎為之由館閣盡為貼職故史局無定所修史無定員也東坡詩中嘗有新掃舊巢痕之句葢自歎嘗為館閣之職至是舊迹一掃而空也故凡元豐紹聖大臣所以為是紛更者無非顧慮修史者或紀新法官制之非是於是擇其同已者用之而異已者即擯之耳於是蔡京為左

史蔡卞為右史元豐則起居注非其實矣又以林希為大著豐稷為小注則著作失其真矣坡詩又云揭來東觀弄丹青聊借舊史誅奸強蓋亦微寓其思昔之意焉夫天子不觀史古道也唐自李林甫置史館於禁中姚璹請撰時政記以進御而宋遂沿襲以為故事天子不能無觀史之失矣夫日記起居則為起居注月記時政則為時政記排次起居時政則謂之日歷總集日歷則為一朝實録積集累朝實録則為一代全史今也起居郎

舍人之職不侍左右固無以知言動之實而時政進御宰臣監修又從而遷就焉作宋一經果何所據而為之雖然中興以來即祕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實録乾道中改修蔡攸所編宋會要重編入熙寧中事於是熙豐元祐紹聖之所因革治亂興王之所由係炳然在眼不啻丹青彼欺君者亦徒為是紛更而已外有玉局所係編年以紀帝系及夫政令之因革為玉牒熙寧中於三班院置局元豐以隸宗正寺又有勅令所編叙勅令格式乾道中亦復刪削建炎已前抵梧號為詳定司有刪定官

唐世崇尚史館故史官記事最詳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録於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册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罔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效必可法於

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録如此緜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如故事也石公弼大觀三年為起居郎上徽宗

古者史官皆世掌與久任今史官亟拜亟罷古者史官皆世掌故司馬談之後則有司馬遷班彪之後則有班固如揚子雲亦是司馬遷之甥故最為通史其時史官韋述掌圖書四十年任史官二十三年劉知幾三十年蔣義二十年益作史不可造次須是有傳授兼識得他

本末方可故必當久任今之史院編修與史實録玉牒等官往往亟拜亟罷著作未成不免棄去故作史不出一人之手本末易以失序多所乖異要不若久任之善也東萊吕氏博議

唐韋述只是史才不比春秋時史官忠義韋述只是史才其為人亦止以一史自是故禄山之亂獨抱國史藏南山他意思只道職於作史故抱史以往更不思量自身以上事至於臨陷賊汚僞官卒以貶故不食而死若

是春秋時人如董狐於趙盾弑君事書法不隱齊崔氏之事書而死者三人南史執簡而往聞已書而退如此等人直是寧可死節不肯自屈韋述只知抱史豈知節義者使董狐諸公處此則禄山之事必將直書於策矣同上

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乗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

以時係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録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 龍溪汪内翰文集

宋史官脩撰多簡畧遺失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

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
宋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
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
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
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
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
聞故也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
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録惟書除目辭見

之類重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祇據此銓次係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云云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治不暇及之歐陽修上仁宗

寺監

寺監六典之制　漢有寺監無六典唐有六典無寺監宋

兼之而事皆重複既設尚書六曹於上使百司有所凂屬又置寺監於下而百司復得分隸故六曹之事裁決已定上翻行於寺監寺監所受聽其符報諸司並無可否於其間而空有稽留之弊曷若使六曹文符指揮直抵諸司何其簡且便也文公

寺監總論周典三孤與六卿合而為九即秦漢以來三公三省之任也八座六部已不足以況之矣是豈九寺之卿之比耶即今揆古六部已冗於周而況於寺監乎

國初寺監猶爲寄禄至元豐而備官至崇觀宣政而濫矣中興併省以光禄鴻臚歸禮部以衛尉歸兵部以太僕歸駕部是九寺止存其五也以少府入將作太府以殿中内侍入内侍省以都水歸水部是七監止存其三也秘書不係監司添改為局以此集事猶覺擾鬧雖併於六部可也梁武帝方循漢制增為十二卿而有春夏秋冬之名是果非觀美之具耶今九寺止存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以入禮刑戸部亦可耳今二監止存國子將作軍器以入工部亦可也然太常大理自漢以來多與禮部刑部兼存者禮刑事重體大故中興獨

不併省也

唐世建官之繁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屬有侍郎有郎中有員外郎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禄勲但供良醖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幙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廷尉刑部也而其餘

四監以禮兵一部隷之亦可也東萊議論

唐世置使之贅官制之濫未有如唐之甚也六官周制也九卿漢制也漢雖不如古其一代制度猶可言者唐之職官曰省曰部曰臺曰寺曰監何如是其多也六部擬周而作也九寺五監復兼漢而用之其為美觀乎抑求備於周漢乎戸部司徒也而司農太府則一司徒而三之也禮部宗伯也而太常鴻臚宗正祕書監則一宗伯而四之也工部司空也而少監將作軍器都水監則

一司空而五之也刑部理刑而大理寺復理刑兵部主兵而六軍十六衛復主兵吏部一職僅免重複之弊内而知銓外而選補使則其職亦不專矣若夫光禄衛尉皆非漢之舊殿中省既設則與夫太僕者皆可併矣籍曰六部所以舉其要而寺監所以分其目則二十四司果何為者綱紀既煩文移必滞將有所不行其在當時已病於不振於是皇華四出而百司庶府遂為養賢之地矣始中外財賦之入戸部主之既而移於判度支未

幾租庸鹽鐵轉運之使出則太府不得知其數比部不得覆其出入而戸部為具員矣中外監牧之任太僕主之既而移於殿中省未幾内飛龍閑廐之使出則尚乘不得預其事監牧不得攷其籍而太僕為具員矣以至館驛有使則駕部廢禮部有使則祠部廢出納有使則庫部廢禮儀有使則禮部廢微而至宫苑鑄錢木炭之屬皆銜命而出則向之所謂省簿寺監不幾於贅員乎當是之時自内而一司外而列郡無慮皆領於使矣呂士

贍官制
要論

六院四轄倉場庫務附 自六部之外有寺監其間不能無冗員故中興以來多從併省然寺監之外有所謂院轄者獨無所損何也葢以治財用者居其半也是故六院之有糧料審計四轄之有榷貨務都茶場雜買場左藏庫皆為財也其可省者檢院鼓院有名無實進奏官誥文思不無冗員而已不徒惟是院轄之外又有所謂封樁庫編估打套局惠民藥局酒庫酒稅務省倉豐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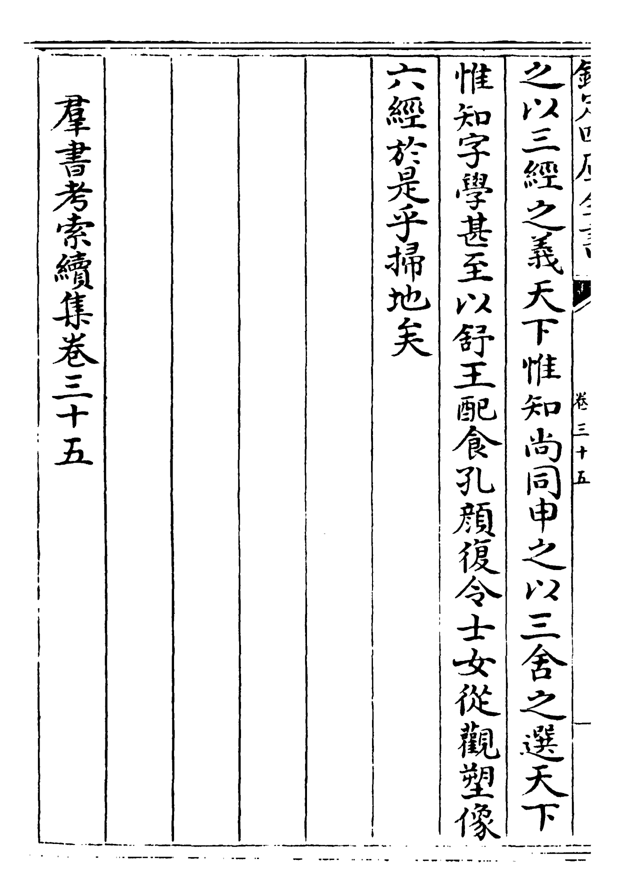
倉草料場排岸司無非為財也其可省者車輅騏驥院
御前軍器所與駕部庫部軍器監無不重複而已然則
當今之有院轄倉場庫務有所不可省者大抵皆為財
而財之所給大抵皆為兵其次為官殆不可不推原其
故也

宗司諸王宮官親王夫宗正古官而寺與司分置自宋朝始
方今宗寺掌宗廟陵寢專以纂修譜牒圖籍為職宗司
則糾叙皇族而睦之違則糾之名同而所掌異其實皆

周官小宗伯之職爾自元豐改制始不隸六曹此其離合因革之概也至於宋朝之制王宮官屬有翊善講讀之官（直講贊讀記室教授）宗司内外則教訓糾舉之令凡在仕版不為相不為將其屬親地近者尊以虚名厚以秩禄而已是故無淩轢王室之變矣然靖康之變亦乏維城屏翰之助者事不兩立故應如此（宋非趙氏不王故期親封王而屬尊者封郡王皇子出閤亦封郡王納妃外第則封真王然皆虚名也異姓惟趙普元勲曹彬潘美以女若孫為后故皆封王然亦虚名也故相未有封王者蔡京以紹述而封荆公為舒王何相為清源王又贈韓魏公為魏王以塞朝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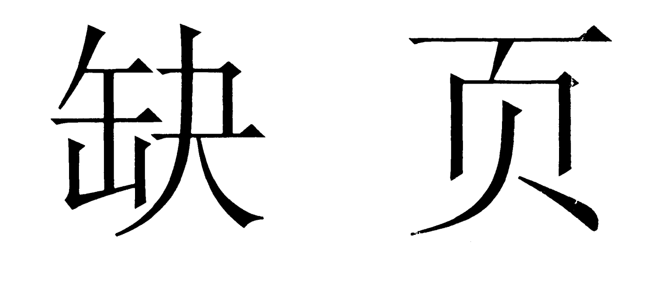
而童貫亦封王王爵亦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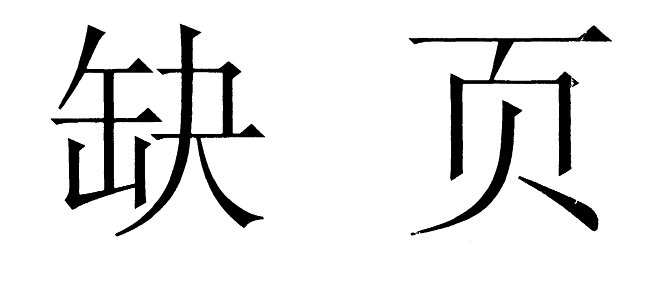
國子監本係五監今以類相從　夫熈豐改制不難知也有生於無實轉為虛不遵古意惟務美名此其志也夫國之有學自堯舜以來莫之能易也宋朝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而太學猶未嘗建然有判監事有直講官天子臨幸師儒講經實意存焉熈寧初詔用經術取士廣闢黌舍分為三學元豐正名復置國子監掌三學之政令崇寧立辟雍以三舍之法而考選其名則美其實則非者葢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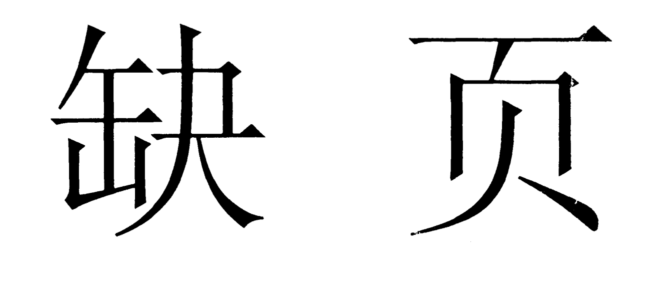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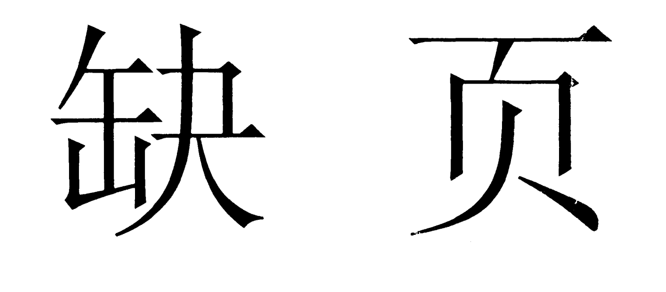
之以三經之義天下惟知尚同申之以三舍之選天下惟知字學甚至以舒王配食孔顔復令士女從觀塑像六經於是乎掃地矣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五


缺 页


缺 页


缺页


缺 页

采震聳一時者皆自宸選也熙豐正名諫官雖有實職而乃隸中書門下省自是吕惠卿鄧潤甫皆不歷郎中員外而徑為諫議是乃荆公搏擊之具耳何以責其振職哉故嘗為之說曰臺諫所以正君律臣也不曲不阿真臺諫也次則示人君喜怒之私下則為大臣鷹擊狗獵之具正謂是也荆公未顯時又嘗上田正言書曰今聯諫官朝中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願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以起民之疾治國之疵蹇

蹇一心如對策時豈意荆公得時行道乃身為民疾國疵也身不能蹇蹇如上書時乃教人蹇蹇如對策時書云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為艱哉斯荆公之謂矣仁宗時因田況論諫官王素歐陽修蔡襄知諫院而不得綴兩省班於禮未便遂詔諫官日赴内朝夫仁宗既行唐制孫莘老等又欲舉行於神宗時而荆公不從此必荆公復抑遏之耳非此制不存也見亦放談

古者諫官無定員後世諫官有常職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後世諫官有常職而言路彌塞古者工誦箴諫則百工得以諫也瞽誦詩諫則矇瞽得以諫也公

卿比諫則凡在朝者得以諫也士傳言諫則庶士得以諫也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則庶人商賈亦得以諫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於士庶商賈百工之賤莫不皆得以諫是舉天下皆諫諍者也固不待處諫官之職然後即取以為諫也豈非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歟後世不然立諫官之職將以求諫而不知諫諍之路反由此而塞夫何故諫議大夫此所謂諫官者也拾遺補闕此所謂諫官者也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不為諫

議者可得而諫乎為拾遺補闕者可得而諫不為拾遺補闕者可得而諫乎葢謂之諫官則以諫為職既以諫為職則不居此職者皆不得而諫有所諫則曰侵官曰犯分語及天子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廊廟則曰誹謗朝政所以然者葢由諫官之有定職故也　陳伯厚

唐史斷

諫官御史其職畧異諫官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故君有過舉則諫官奏牘臣有違法則御史封章今使

諫官同糾察則為侵官御史與獻替則為犯分惟别諫官之職正御史之任獻替之事則付之諫官糾察之事則付之御史選持重方正適時變而敦大體者以為諫議大夫擇嚴威剛直識故事而知國體者以為御史中丞朝廷之上法令有未全教化有未備禮樂有未修號令有未明論議有未决更張有未當陰陽之有災眚天地之有變怪人主有喜以過予怒以過奪則當責諫官而使之言其失搢紳之中有奸邪不正有驕侈自遂有

諂佞以奉上有讒慝以亂聽有豪強之弄法有佞倖之盜權有貪汙而廉恥不修有欺詐而忠信不飾大臣中立而顧望小臣弛慢而隳職則當責御史而陳之以彈其罪並司馬櫶文

臺諫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欲擇其人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何則有威望者雖終日不言而人自稽服無威望者雖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葢剛毅之志骨鯁之操素不熟於人心徒俟搏擊之權欲以震肅羣臣清

正中外則恐紀綱未振而怨謗先興也今路有伏虎而人懷憂虞門有跳狼而人不畏避豈不以牙爪之利素不足以取畏於人耶若汲長孺在位而淮南自寢逆謀蓋寛饒見用而中外莫敢犯禁宣秉務舉大綱而百寮敬憚賓泰無多糾舉而羣下畏懼此四人者素有忠烈足以鎮壓朝廷矣

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叅維國綱鮮臨府事

故中丞專焉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高天寶中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以太府少卿庚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宫

中丞壁記　　文粹李華御史

御史府尊則天子尊御史府為朝廷綱紀之職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切息注萬目於五曹五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為内朝則糾約百官之失百司有

滞凝之事皆就我而質正云云吾府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賊子而不滅也奸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於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舒元輿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御史過於宰相翰林仕宦有三榮秉鈞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以進退百官為宰相之榮瀛州妙選金鑾名對代天子絲綸之命為翰苑之榮烏府深嚴豸冠威肅得以振紀綱而警風采為御史之榮就是三者而輕重之

則御史之榮為尤甚何者言關乘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也雖宰相之重其何以及此亦捧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奸回氣攝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為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也雖翰苑之貴其何以及此是故前輩說搢紳之榮貴者則曰大丈夫不為宰相必為翰林不為翰林必為御史而愚獨以御史為過於宰相翰林者以權重而職嚴也特奏狀元謝藻

周以保氏諫王漢因設諫官周以御史贊命漢用司糾察有制同乎古而乃不得以行其職者矣亦有志異乎古而乃得以行其職者矣自周人以保氏諫王而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官此名異而其制同者也周以御史掌贊王命而漢人分之以司糾察之任此名同而其制異者也左寺簿一鵶

漢言路有限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統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

十有五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而其三十人則留御史府治事凡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也至於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禄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居常議論如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劾奏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初亦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職上進於君而下至百工執事以諫初未嘗有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

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誦蓋寬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之事而職非當諫者其不為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兩臺專以糾臣鄰之邪佞因大夫而有諫者專以審人主之愆謬官屬莫備於唐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拘也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各使天下皆得以盡言而無擇者乎

漢不獨諫官得言事漢家議事每名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二千石既有會議亦何所不預此是漢家開闢言路上自公卿下至博士議郎人人得口銜清議不必官以諫為名而後得言事

漢初中丞得行其權其後不得舉其職漢御史中丞乃御史大夫屬官執法殿中糾察百僚凡刺史郡國二千石天子有所詰問下中丞問狀自領侍御史員十五人

其職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舉劾之　漢初中丞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是時尚書諸吏等官未置所謂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以助人主聽斷者惟此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於是始置中書居中受事後漢百官志及石顯傳又置諸吏居中舉不法百官表又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官不得居中制事特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杜周咸宣是也

中丞之權既分則内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公卿守令多為奸猾而皆不能制於是内置司直司隸外置繡衣直指皆厚其禄重其權使之持節擊斷於中都郡縣之間猶不能勝益不知中丞之職廢而刺史奏尚書事多羣蔽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耳宣帝懲武帝末年遣使縱横之弊一切罷之復還漢初之制令丞相遣掾史按事郡國（魏相傳）每事奏上丞相一一為披陳之雖刺史亦不廢但丞

相史之上尤專是以政事修舉而內外咸稱其職然猶不知復中丞之權及元帝時石顯用事而丞相之權去雖時遣刺史亦無益於治（于定國）刺史奏事京師皆為石顯壅蔽於是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欲申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陳万年傳）卒為石顯所排以此見中丞之職久廢而移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矣（云云）成帝欲罷中尚書之職（成帝用士人復故後志）是時薛宣為中丞於是舉奏刺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

黑分明則中丞居職其效如此是以繼此之後部刺史之權亦行於外如薛宣所奏其任頗已振矣陳彥卿西漢博議

至漢武始置諫官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已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温公文

漢宣帝不當出諫官為郡守御史天子之耳目也必得剛正之士而為之蓋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

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也宣帝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帥非不美也而望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益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失以是知霜臺之選不容少緩宣帝拳拳於是者以末為知大體也東萊博議

漢唐之世御史得人其後所任非人故必得鐵石肝腸鷹鸇操行者然後可以任是責不然則軟熟依違緘默

退縮而胸中耿耿者不立何以砥礪乎百僚必得志懐秋霜忠貫白日者然後可無負是寄不然則詭隨畏避蒙蔽在我無特操何以彈擊乎奸佞在漢之世臺諫有人則如卜式之長者望之之剛直而慰民望推原其故則漢之君有以致之也班列會同專席而坐驄馬見避京師畏懼為漢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懐詐事君人人如張湯乎在唐之世臺諫有人則知柳範之規拂蕭瑀之剛介王義方之牴觸奸人温造之威望稱職皆可

以折奸臣而隆國勢推原其故則唐之君有以致之也遊獵抗諫每為動色皂鵰横擊輙加假借為唐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告訐獲寵人人如權萬紀乎　元成以後御史之職猶前日也陳中丞切齒石顯抗章力爭自程方進一用而憲司殆為備員王氏奸心漸露日懷染鼎之醜賢愚共知而無敢一言其失以醞釀異日之變元宗末年御史之職亦猶前日周監察以彈劾得罪王拱以貢奉獲寵忠肝義膽無復一毫凜凜林甫國忠

奸寵百出聽其驕縱而無所摧折其鋒所以養成肘腋之亂君子所以為漢唐不滿者以終始而二之也謝藻

漢唐諫官至多宋與今日不及漢法大夫無員多至十數人唐自諫長至遺補二十人宋朝天禧始創六員之制而慶歷四諫尤為著稱比年以來諫省寂寥僅止一員以為省官歟則閑慢曹局率皆備官以為無事可言歟則今日可言之事必不少於祖宗時此特懐私之臣畏忌人言是以因循虛而不補耳鄭湜奏劄

唐臺諫是二職臺官僕射左右丞劾之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舉目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為職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故舒元褒劾御史温造恚補闕李虞不避道具言云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先後行葢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官也陸長源曰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臣須孜孜嫉妒之人李華序崔孝公文集云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

嫉妒忿佞除侍御史直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是臺諫之分也然諫官以嬰鱗為難其所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初無風憲彈糾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次公作竊娌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是直諫議為冗官也陽城為諫議大夫不屑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於時諫官無權亦不難譏也一旦罷陸贄相裴延齡城乃以諫顯葢諫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為君之過是不當屑屑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憚然而尚

書左僕射左右丞劾其糾舉不當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李仁發詆房玄齡太宗為之徙萬紀而免仁發夫已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責隨之未有聽其所言而無敢議者也若晉傳咸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喻朝廷無以易之然按漢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劾兩司隸及唐典尚書左僕射丞專劾御史以此參攷則晉中書不劾尚書正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其故故

咸說得行歟

唐世諫官救君失於將然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　王介甫論諫官

高宗習見太宗時諫官言事穆宗習見憲宗時諫官不諫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使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絶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夫高宗在位昏童固無足取而求諫之言如此豈非太宗導人使諫之風有以接於耳目使之視傚而然哉憲宗之時久無閤中論事者故穆宗耳目所睹記不復知有納諫之事至於諫議大夫鄭覃崔郾之徒當羣臣入閤之際諫其宴樂畋遊之失乃

甚訐之問宰相以為此輩何人雖曰穆宗之不明而貽謀之道無以使之視傚者實亦憲宗之過也少頴唐論

睿宗護直臣恐為奸邪所噬朝廷而不長直臣之氣則其擊搏奸邪鮮有不為所噬者觀睿宗之言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則亦為奸慝所噬同前

顔真卿嘗為臺官明皇不識其狀貌顔真卿嘗為監察御史矣又嘗遷殿中侍御史矣則是真卿固嘗在明皇

左右也鯁直如真卿所言事如真卿且復為御史在明
皇之左右則真卿之於明皇非不親且近也而明皇至
不識其狀貌臨事見節乃始驚歎則是明皇於平日任
人之際蓋亦混然而已不復一舉目而為省察也　陳伯厚唐
史論斷
肅宗時李勉劾管崇嗣憲宗時温造劾李祐管崇嗣嘗
背闕而坐笑語諠縱為御史李勉所劾矣今於闕下復
先至而馳是管崇嗣乃武夫倔起無禮於朝廷者也而

肅宗必欲優容之豈以崇嗣嘗有功於國而固為之地耶以管崇嗣之功而遂至於背闕笑語先至而馳則當時如李光弼郭子儀固當乘輿而登天子殿矣然是二人功愈高而志愈謙勢愈隆而身愈屈使人人皆如李郭尚何以法官彈治為哉憲宗時夏州節度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御史温造正衙彈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嗚呼温造真御史也其亦憲宗之剛明果斷者乎知乎此則知肅宗

之優容管崇嗣有以長功臣之驕有以屈御史之體肅宗可謂一舉而兩失者也陳伯厚唐史論斷

韓昌黎論陽諫議不言政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云云愈應之曰陽子在位不為不久聞天子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

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哉韓文異時陽諫議

論國大事不如昌黎所云

唐世臺諫多為人所擠陷為國果不可無人也國而無人則人主耳目閉塞而危亡至矣其始也大臣當國憚其不便於己而迫於公卿議之不可誣於是遷以美官而實奪之權若姚崇之遷李義是也其後也大臣固位恐其將發己私而公議有所不恤於是詭計而出之外州如張說之出崔沔是也而又有最巧者小人之欲排

君子激之以其勢而使自相攻而小人初無與焉人主不知則適中其欲若李逢吉之欲去李紳乃除韓愈京兆尹特詔不臺參以激之是也又其甚也若李林甫專進諂諛之徒以蠱惑人主之心興大獄傾陷正人以塞人主之耳目公指立仗馬以諷近臣諫諍路絶而養成天寶之亂雖有貞觀之制如無是制也呂士贍官制要

唐世御史權重其後權輕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畧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

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

唐世諫官事有闕失規正宋臺諫事未當始論列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

已下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温公文集）

今之正言即唐之拾遺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

今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言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顔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興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關損益合具奏陳誘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

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劉隨為右正言上仁宗

宋朝最重言官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

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東坡上神宗書

同前祖宗慮下情之壅蔽則許以風聞言事慮職事之或情則給御寶歷以錄彈奏欲其員之無闕也則詔以六員為定制欲其職之專主也則詔以不兼職務乃所以假借臺臣而寵厲之若此其至其與諫官為天子耳目之臣等則是朝廷紀綱之地皆得以論時政糾官邪也李信甫上光宗

宋百官皆得言事天禧之前羣臣百執事皆得言事不

責於臺諫之官也近世臺諫得言事者三數人爾其餘皆不得論事天下是非皆取決於三數人者移易則是非之論亦隨而移易矣此臺諫之弊不可不察

古者無越職言事之禁司馬温公有言曰古者設諫鼓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為職者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害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

不求識面御史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

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曰
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公皆以風采
稱於天下孫抃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於輔政惟薦
二臺官為無愧爾
觀望風采臺諫之設正欲逆折奸萌彈壓不肖之心於
冥冥之中今乃拱默於未發之前而譊譊於已去之後
若是則於言責乎何賴此匡衡不擊石顯於方用而攻
石顯於既逐所以見鄙於世也

宋相臺相為紀綱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畧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聾瞽從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股肱痿弱故仁祖時天下事一切委之執政大臣而羣臣莫得與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如謂但道杜衍不可之類一日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過雖元老名儒為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秦少游

臺諫各得言事唐制舍人主書行給事主封駁而宋朝

各許之封駁唐制御史主彈劾諫官主諫諍而宋朝各許之諫諍是宋之待臺諫猶其待給舍也宋初官以定賦實不親職故赴諫院者方為諫官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其職也天禧之廣諫員明道之置諫院所以重其職也元豐正名散騎常侍不除而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其屬有司諫焉有正言焉而三者又各分左右焉其職則規諫也諷諭也然此特諫臣職也所謂御史者何如哉宋初三員領外任而不任

風憲興國中任風憲而不領言事至於天禧而後言事御史之官置矣至於慶歷而後言事御史之職舉矣不惟是也六察之置本於察官司也而廢國家大計察官司細過呂公著且言之專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之有二人之有言也而後前日之所謂察者又得以言矣昔日孝宗嘗命監察御史言事則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詳奏至論諫臣行御史之事則欲其補遺不任糾劾嗚呼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

糾劾而又使之諫諍帝王之心何其重於責己以德於

待人如此哉然臺諫之患敢於言人主而不敢言權臣

昔歐陽公之告仁宗曰方今臺諫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歐陽此言為唐介設也傳堯俞亦言於哲宗曰諫

官御史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傳公此言為

張舜民設也使為人上者徒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身不

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臣為臺諫者徒知以規諫為職而

不敢以彈糾為事彼此相蒙無所可否此其患尤有不

可勝言者

累朝得人聞之先正有趙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號鐵面御史四朝國史劉顗為御史貶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語世因號之為鐵肝御史王素在臺憲風力愈勁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覬望宰相意獨龐籍可謂天子御史也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余靖上疏論救落職尹洙歐陽

修相繼抗疏亦得罪蔡襄作四賢一不肖之詩眞宗見田錫必莊嘗比之曰朕之汲黯也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經筵

侍讀侍講附臺諫館閣制舉

館夫官制有當更而不更者内外制是也有不當更而更者臺諫館閣制舉是也宋置臺諫所以正君而律臣也王安石欲其便已也乃以察官下察有司而不及二府以諫官隷中書門下而遍置私人

於臺諫乎何用經筵所以討論今昔也蔡確懼其有所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為兼官而不得以專其職以秩卑資淺者為説書而不得以抗夫尊於經筵乎何取館閣昭文集賢史館總屬崇文龍圖天章等閣皆有學士有待制所以儲天下之英俊也王珪蔡確慮其言改制之非是乃以學士待制之實職而為貼職於是乎館閣為虛名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王呂安石惠卿疑其言新法之不便乃以科舉之廷對而易制策於是乎制舉為虛設而其實則盡廢矣夫天下

之治亂安危捨是四者孰得逾越而議之哉熈豐宣政大臣欲行周公法度而先行商君之令以鉗天下之口循至正人悉謂之邪黨正言悉第為邪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若夫託圖書之神而造天書假周官之文而助新法呂惠卿經筵之蠧莫大於此哀哉

群書考索續集卷三十六